



学龄前的时候,幼儿园放暑假,父母工作忙,我就住到了奶奶家。一天,奶奶带我去天津名人蜡像馆参观。展厅的陈列令人目不暇接,穿着军服的、穿戏装的……可谓琳琅满目。她牵着我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蜡像前停了下来。那两名男子好像是一对师生。老师戴眼镜、留短胡,坐着;学生身着长衫、围巾,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后面。我拽了拽奶奶,希望她带我去看更有趣的,她却俯下身来对着我的耳朵说:“好好看看,这是你太姥爷!”“太姥爷是什么人?”“太姥爷就是奶奶的爸爸。”“他是你爸爸?”我好奇地指着坐在椅子上的老师。“不,她望着老师身后那个年轻人,“他才是奶奶的爸爸!坐在前面的是他的人党介绍人李大钊。”我久久端详着那青年学生,感到特别奇怪:“他比你小,怎么会是你爸爸?”奶奶说:“我最后看到的爸爸,就是这么年轻。那时候,我就跟你现在一般大。”奶奶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只能记住跟我有关系的人是“太姥爷”。可他,为什么会那样年轻?为什么能成为天津名人蜡像馆中的名人?为什么要毕恭毕敬地站在那个叫李大钊的老师身后?为什么要称那位老师是“人党介绍人”?

太姥爷的蜡像,我只见过那一次。不过,后来我却瞻仰过许多不同材质的他的雕像。正是通过那一座座不同的雕塑,太姥爷的形象才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

跟奶奶去宁河烈士陵园时,我已是小学生了。经奶奶多次讲述,我已知道太姥爷是革命烈士,叫于方舟。我们分别在纪念馆和纪念馆内的汉白玉胸像前敬献鲜花。令我诧异的是,儿时看到的蜡像还是大学生似的青年,而这里的雕塑却显得年龄更小,分明是个中学生的模样。奶奶说,陵园的同志告诉她,于方舟离开家乡赴天津省立一中念书时是17岁,为此家乡的烈士陵园就按他17岁之前的形象做了雕塑,以让乡亲们记住他在家乡的那些故事。我不免疑惑,少年于方舟能有什么故事?奶奶说,依口村的老人讲过不少,她收集过。比方说,儿时的于方舟就表现出既悲天悯人又嫉恶如仇的性格:一方面,他敢偷拿母亲给财神上供的馒头接济年难过过的穷人,又不忍欺骗家长,坦白后安慰受惊吓的母亲:“咋会得罪财神爷啊?他正夸您替他行了呢!”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痛恨欺负中国人的八国联军,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时总要让一方扮成八国联军并将其击败。有亲戚来家哭诉家人被八国联军杀害时,他怒不可遏的神态惊骇了所有在场的大人:“这仇,我长大非报不可!”奶奶讲的故事我记住了,但她所说“悲天悯人”和“嫉恶如仇”的双重性格又是什么意思呢?

太姥爷17岁考人的中学是现在的天津三中。近些年,父亲常受邀参加该校的“清明祭英烈”活动。我陪他去的时候,早已知晓奶奶所说的“悲天悯人”“嫉恶如仇”即“同情人民疾苦”“视不公如仇敌”之意。纪念活动在烈士雕塑前举行。那是两座该校校友的汉白玉雕像,黑色大理石的底座上,分别镌刻着邓颖超1986年的题词“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和“安幸生烈士纪念碑”,他俩既是校友,也是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战友。纪念活动结束后,又听父亲为同学们讲述于方舟中学时期的故事:埋头图书室,寻览《新青年》;和同学们创办全面发展

汉白玉花岗岩

阎焱



德智体的“三育促进会”并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天津发大水,他进行社会调查,写出“津海道各县水灾,庄稼多淹没。赴津郊沿堤西南行,至暮始归,有感得224字”,即《水灾杂诗》;目睹九国租界,痛发“海河两岸神州土,尽是租界与洋行”之悲歌,愤书十首《租界竹枝词》;为揭露八国联军罪行,写小说《庚子癸丑记》;为抒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怀,写散记《蠹矢录》;闻听十月革命胜利,和校友安幸生、陈镜湖、韩麟符畅谈中共党人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9月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立即部署在六大纱厂兴办平民学校,建立工会、发展工人党员;12月4日组织民众欢迎孙中山北上抵津,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坚决支持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12月31日欢送孙中山离津赴京;忙得他都不能参加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只能另派他人前往。值得纪念的1924年,天津有了正式的党的组织,人民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心。那样的时刻,24岁的于方舟该如在《舟中》中自警的那样,深感“方舟负任一何重”吧?



南开大学校园内的于方舟烈士纪念碑

陪父亲参加新修复的“于方舟故居”揭牌仪式时,观看了宁河区文联表演的话剧《初心》,活化了于方舟在狱中反审讯官的史实,这仍是他的中学故事。作为中学生的于方舟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1919年8月街头演讲时被捕,拘押半月,出狱后便创建了新生社;第二次是1920年1月他和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被推举为省公署请愿学生代表而被捕,拘押半月。这段史实被摄入电影《建党伟业》,他的“爱国不怕进狱”诗句也作为特写镜头出现。该诗曾入选《革命烈士诗抄》,如今镌刻于独自成碑的诗碑,伫立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碑苑。读大学时,父亲已将他与奶奶收集的资料交给了我,所以我知道了于方舟出狱后即经李大钊指导,将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遭当局开除学籍的情况下,通过自修于1922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太姥爷这段经历中的“狱中赋诗”“铁窗书舍”和“自修考学”的故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催发着我对待学业的进取心。

考入南开大学不久,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立即恢复天津学联,组织开展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等群众运动。1923年8月赴南京参加全国团二大,同瞿秋白、恽代

英、邓中夏等听取代表党中央的毛泽东前来传达党的三大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和团二大精神,返回天津后即经李大钊介绍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年底被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于1924年1月赴穗参会。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有一组反映1924年天津建立地方党组织的雕塑。站立发言者系前来主持成立大会的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聆听其讲话的两位中年人分别为天津地委组织部主任汪浩和宣传部主任李锡九,坐在赵世炎身边的就是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望着他面前摊开的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我不禁想到一个几乎同样的场景。那是同天津电视台摄制组到广州国民党一大会议址拍《曙光》时的场景,当地研究人员在一面墙那么大的“国民党一大会场”巨幅照片前,指着坐在第一排排头写字的人说:“据我们考证,这位认真做记录的代表,就是你的曾外祖父于方舟。”同样都在做记录,同样都在1924年,那一年正是他最忙碌的一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月底返津,2月就建立国民党省、市党部,请邓颖超担任省党部妇女主任;3月建立团地委并担任主要负责人;5月同前来天津指导工作的蔡和森商讨天津筹建地方党组织事宜;8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与瞿秋白等共产党人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9月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立即部署在六大纱厂兴办平民学校,建立工会、发展工人党员;12月4日组织民众欢迎孙中山北上抵津,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群众坚决支持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12月31日欢送孙中山离津赴京;忙得他都不能参加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只能另派他人前往。值得纪念的1924年,天津有了正式的党的组织,人民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心。那样的时刻,24岁的于方舟该如在《舟中》中自警的那样,深感“方舟负任一何重”吧?

随天津电视台《曙光》和《天津往事》摄制组赴冀东烈士陵园拍摄时,曾两次向那里的太姥爷半身铜像献花。铜像底部一副冰冷的铁铐紧紧铐住他的双手,而他的双眼却闪着誓死不屈和革命必胜的坚毅目光。《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论述八七会议后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时提到“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本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自领导,他却于10月中旬从玉田回到北京开会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于方舟踏着先烈的事迹前进,再赴玉田指挥起义,也因敌强我弱被捕牺牲。面对酷刑,他始终不变节,直言“我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2023年,南开大学“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入选首批天津市红色资源名录。凝望纪念碑上那尊花岗岩雕像,不免常常联想其雕塑的不同材质:作为火成岩的花岗石应该是激情与热血的凝固,激情是迸发的熔岩,热血是奔腾的岩浆;而作为水成岩的汉白玉,则会让人想到上善若水、高尚纯洁、清而无瑕。这,是太姥爷于方舟个人的双重性格,还是他们那一批人的整体人格呢?

图题:于方舟像(本报资料图)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集形音意于一体的文字,谈汉字之美,自然离不开形美、音美、意美。鲁迅先生对汉字“三美”有过这样的简短论述: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形美。汉字是方块字,是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逐渐演变而来的。隶书是汉字的分水岭,隶书之前是古字,隶书及以后是今字。隶书之前的甲骨文、篆书等偏长方形,隶书本身偏扁方,而隶书之后的楷书则定型为方块字。方块字看上去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的八种基本笔画中的“横竖撇捺”尽显其开张大气、雄浑豪迈的风骨;“点提钩折”则尽展其血脉奔涌、酣畅淋漓的快意;更不要说由其书写而形成的书法艺术“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的气象万千,以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铁画银钩、行云流水、力透纸背的美妙绝伦。

音美。古往今来,汉字有口耳相传的吟诵习惯。一篇篇美文、一首首经典诗词,如同一曲曲美妙的乐章,令人百听不厌。如李白诗《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不但有“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的节奏美,朗朗上口的音韵美,更有用玉笛吹出后被春风吹散开的音乐美,称其为美妙乐章一点也不为过。几千年来用汉字创作的这种诗文书法不胜举。有人说,唐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唐宋词将由汉字声调“平上去入”(普通话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所形成的抑扬顿挫的节奏美与和谐悦耳的韵律美发挥到了极致,通过汉字对自然界和生活中各种音响的描绘,特别是双声叠韵、叠音词的大量使用而取得的铿锵之美、宛转之妙,更凸显了汉字的音韵美,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等等。

汉字意美,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意美;二是所蕴含的文化美;三是由汉字撰写而成的诗文的意境美。如“人”字,《新华字典》的解释为:由类人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并能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动物;人类。这是“人”的本意美。除此之外,“人”字会使人们想到很多,如有人认为一撇一捺分别代表“德”和“才”,德才兼备才是“完人”;有人为一撇一捺分别代表两个人,人只有相互支持才能站得稳,走得远;有人认为一撇一捺分别代表阴阳,代表女人和男人……这就是“人”字所蕴含的文化美。刘长卿诗《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用极其凝练的文字,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宿图,意境之美跃然纸上。

美不胜收的汉字是华夏民族先人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代华夏儿女倾心学习、传承、不断使其发扬光大的结果。有人说,一个汉字就是一朵花,就是一个故事。我说非也,应该说一个汉字就是无数朵花,就是无数个故事,因为每个字都能用真草隶篆等各种书体来书写,而且就算同一种书体,如颜柳欧赵等,各家也能开出自己五彩缤纷的花,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汉字还具有五彩斑斓。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用以记录语言、交流思想信息的最主要、最强大的工具。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汉字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等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了汉字,我国历代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得以流传下来,造福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

汉字是一园芳香四溢、璀璨夺目、历久弥新、永不衰败的生命之花。上下五千年,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上世纪80年代前后,计算机被引进中国,一个问题出现了——如何输入汉字?由于26个拉丁字母更易于输入,方块字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有人甚至预言:“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然而,古老的汉字并不拒绝现代技术的兼容,很快就诞生了以王永民五笔字型输入法为代表的多种汉字输入法,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更绝的是:汉字因其单个的表音、表意功能可以自由组合,能从容表达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却不必另造新字。如由电子和其他字组合而成的电灯、电脑、电话、电视、电脑、电信、电工等,如由云字和其他字组合而成的云服务、云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等,再由由码字和其他字组合而成的二维码、条形码、扫码、页码、代码、密码,等等。无论人类科技如何进步,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古老而又年轻的汉字都会与时俱进,不断绽放生命的异彩。

浅谈汉字之美

赵万新



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大多收在《两地书》里,其中有涉及杨桃和龙虱这两种广州“特产”。1926年9月28日,在广州的许广平给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写信,信中说:“广东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厦门可有么?”鲁迅于10月4日回信曰:“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鼓浪屿也许有罢,但我还未去过。”

许广平和鲁迅关于杨桃、香蕉和柚子的交流,鲁迅和同在厦门大学的学生兼好友孙伏园大约是说过的,所以,孙伏园从厦门大学请假去广州办事,回到厦大时,给鲁迅带了一些杨桃。鲁迅在1926年11月6日、7日用时两天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又有‘桂花瓣’和‘龙虱’,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人敢吃。厦门也有这两种东西,但不吃。你吃过么?什么味道?”

于是,许广平又和鲁迅谈论了龙虱和桂花瓣,时间是1926年11月15日,许广平在信中说:“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小个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桂花瓣顾名思义,想是香味如桂花,或因桂花开时乃有,未详。”接下来才说龙虱,许广平知道鲁迅不但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所以描写很细:“龙虱生水中,外甲壳而内软翅,次拔去头,则肠脏随出,再去足,食其软部,也有并甲足大嚼,然后吐出渣滓的。嗜者以为佳,否则不敢食,犹苍蝇也。我是吃的,觉得别有风味,但不能以言传。”这种粗犷的吃法,仅是看了这样的介绍,是不是吓了鲁迅一跳呢?

鲁迅知道广东人是什么都敢吃的,所以他在1926年12月3日的信中,带有一点任性地挑战道:“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许广平在12月7日的信中回道:广州的“吃食店随处都有,小饭馆也不化(花)多少钱,你来不愁无处吃,而愁吃惯口味,但广东素以善食称,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至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可还有?龙虱已过去,只可买干的了。又,这里也有北方馆子,有专卖北京布底鞋的铺子,也有稻香村一类的店,所以炒栗子也有了,这大约是受了‘外江佬’的影响。”

夏璜在《海错图》中记有龙虱,并有按语说:“龙虱状如蚊蚋,六足两翅而有须。本海边飞虫也,海人干而货之,美其名曰龙虱,岂之龙体之虱哉?食者捻去其壳翼,啖其味,味同蚕蚤,不耐久藏。或曰此物遇风雷雨则坠于田间,故曰龙虱。”其其实就是水黾虫,种类很多,喜欢在水草丰盛的湿地生活,能游善飞,据说有百万之众。

在珠三角一带,龙虱最常见的吃法是油炸,也可以煎、烤,经五香调味料煎烤后的龙虱酥脆可口。有时作为点缀,还会把油炸的龙虱放在菜品上以吸引食客的眼球。广州人吃龙虱是家常菜,老少皆宜。有一道“卤水龙虱”是这样做的:食材当然是上好的龙虱,再配以卤水汁、冰糖、朝天椒、香叶、蒜片、姜片等;顺序是,把清洗干净的龙虱放进清水锅里煮沸,等龙虱把排泄物放干净了,再煮一两分钟即关火出锅,然后用清水冲洗一两遍,去其腥味。热锅放油,爆香姜片、蒜片和朝天椒等,然后下龙虱翻炒三五分钟,倒入卤水汁,放入冰糖和香叶,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慢焖煮约20分钟即可食用。据说这道菜冷却后,连汤带菜放冰箱冰镇一夜,第二天食用味道更佳。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在此生活,工作了半年多,和许广平及朋友们经常下馆子、泡茶社,有没有吃龙虱,日记和书信里都没有记录,倒是杨桃,他在文章中又提了几次,比如在《再谈香港》里,鲁迅不经意地带了一笔:“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前一量,连柄长尺五寸三分。”“削过杨桃”,至少不是第一次吃了。还有《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写道:“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早的成绩。”

鲁迅在广州吃了最多杨桃,日记里不见记载,许是已经吃习惯了,不新鲜而懒得记了。因为在《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里,有“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和“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之句。至于龙虱,我猜测,以鲁迅的性格,他不会品尝的,一来是好奇,二来是好奇,许广平,许广平既然爱吃,馆子里的龙虱又是那么普及,总该经不住诱惑吧?

沽上丛话

以平和之心表达自我

——史玉和她的画

袁志军

和画家史玉初次相识是在1999年初春天津的一次画展上,我看到她的一幅作品《梦》,被那巧妙的构图、高雅的意境所吸引。她用淡淡的笔触将一只白鹭鸶隐藏在青纱帐中,给人一种朦朦胧胧、诗意盎然,仿佛步入仙境的感觉。

我站在那幅画前欣赏,良久不忍离去,仿佛坠入那美妙的意境中。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甜美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大姐,您看这幅画有一会儿啦!是不是看出什么地方不对了?”我如梦方醒,只见问话的是一位漂亮女士,身着一袭色彩柔和的长裙,温柔的笑容给我一种亲切舒适的好感。我和她聊了对这幅画的喜爱和看法,越聊越亲近,最后才知道她就是创作这幅画的画家史玉,那年她刚满40岁。

画展让我俩相识,并且得知彼此住得还很近,走路也就一刻钟的距离。她曾多次和书画家朋友到我家切磋书画技巧,我也曾到她家观赏过她作画。后来各自忙见面少了,4年前在祝贺著名国画画家孙其峰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上再次碰面。史玉是孙先生的学生,自然要去现场,她献唱了一段京剧,我是首次听她唱京剧,很享受有韵味,很受欢迎。

史玉1959年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主攻国画花鸟,尤其以画鹭鸶见长。以画鹭鸶见长的画家并不多见,表现方式也不外乎勾勒与晕染两种。天津张其翼、岭南高剑父均有佳作传世。看史玉笔下所描绘的鹭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笔墨技法,而且另有一番新面目。

她的作品《盈盈一水间》,有一种舒缓、典雅的韵味。夏季的绿柳丛中,一只洁白的鹭鸶,伫立在一泓静谧的浅水湾中,月光粼粼,树影婆娑,啄羽羽的白鹭鸶,宛如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在寂静的月夜里聆听着天籁之声,令人浮想联翩,叹咏不已。

《秋林戏鹭图》,把一只正在秋林中漫步的白鹭鸶,于秋风乍过之后的神态描绘得惟妙惟肖。鹭鸶先勾后染,作者在用粉上可谓匠心独运。白粉是国画中最不易使用的颜色,“平”和“厚”都是用粉的“大忌”。史玉在用粉上颇具特色,她既不像岭南“二高”那样以

“撞水法”去调和水与粉的关系,也不像张书旂那样“以粉代墨”,而是借鉴了西画中对光感的认识,做到重而不俗、白而不腻,这下一番苦功夫是难以做到的。

史玉除了画各种鸟,也画各种花卉。我很喜欢她画的荷花。史玉画的荷花,有的表现出淤泥而不染的美丽高雅,有的给人两袖清风的潇洒之感。笔墨厚重,古朴典雅,无论是盛开的荷花,还是败落的残叶,都能打动观赏者的心扉,令人过目难忘。

史玉作为学院派出身的女画家,不仅具有扎实的传统功力,更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和诗人般的含蓄。她的作品从不以光怪陆离引人注目,而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表达自我,表现自然,这在当今画坛中是难能可贵的。祝愿她越画越好,不断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其独到的艺术作品。



白鹭戏水(中国画) 史玉

1955年12月21日,奥地利与德国合拍的电影《茜茜公主》在维也纳首映,让世人知道了一位巴伐利亚美丽公主——茜茜的存在。片中她与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童话般的爱情故事一度让人们艳羡不已。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要的德语影片,享誉世界影坛。而这个系列电影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翻译并制作了《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中文译制版,流行于德语世界的茜茜公主第一次开口说了中国话。

茜茜公主出生于1837年,本名叫伊丽莎白·阿玛莉亚·欧根妮,茜茜是家人对她的爱称。茜茜15岁那年,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对这个漂亮又天真的小姑娘一见钟情,毫无心理准备地茜茜公主成了奥地利的王后,时间长达44年。

看过《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人,不会忘记片中那个笑容清澈的女孩,罗密·施耐德用温暖的笑容诠释了“茜茜公主”的美丽人生,被影迷们称为“欧洲第一美人”和“奥地利永远的公主”,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茜茜公主已经镶嵌在了我的灵魂中。”罗密·施耐德演艺生涯里获得的众多奖项中,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2008年的第33届法国电影凯撒奖终身荣誉奖。彼时罗密·施耐德已离世26年,为她颁奖的是永远的“佐罗”,时年73岁的阿兰·德龙。当大屏幕上出现两个人年轻时的合影时,阿兰·德龙当场流下了眼泪。

《茜茜公主》:罗密·施耐德永恒的青春

何映晖

茜茜公主的美丽人生,被影迷们称为“欧洲第一美人”和“奥地利永远的公主”,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茜茜公主已经镶嵌在了我的灵魂中。”罗密·施耐德演艺生涯里获得的众多奖项中,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2008年的第33届法国电影凯撒奖终身荣誉奖。彼时罗密·施耐德已离世26年,为她颁奖的是永远的“佐罗”,时年73岁的阿兰·德龙。当大屏幕上出现两个人年轻时的合影时,阿兰·德龙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8年,20岁的罗密·施耐德与23岁的法国影坛新人阿兰·德龙初相遇,共同出演电影《花月断肠时》。电影拍完,原先语言不通、互不待见的男女主角爱上了彼

此,罗密放下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随阿兰去了法国,不久两人宣布订婚。可惜5年后两人分手。很多年后,阿兰·德龙对追问二人为何分手的记者谈过只言片语,他说:“我憎恨罗密出生的那个社会阶层,我畏惧她忧愁的皇家气质”。1982年,罗密·施耐德因心脏病离世,享年43岁。阿兰·德龙用最快的速度到罗密身边为她操办葬礼。

作为系列影片的首部,《茜茜公主》讲述了茜茜公主与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邂逅相恋的故事。罗密·施耐德扮演的茜茜公主热情纯真、美丽动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不仅让片中的国王一见倾心,也让观众为之倾倒。可以说,罗密·施耐德将最纯真的笑容、最美好的样貌留在了电影《茜茜公主》里,这部经典影片留下了她永恒的青春。

9月28日22:23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茜茜公主》,9月29日15:2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